

巴陵縣志卷之四十六

藝文志上

薛瑩洞庭詩一卷 宋史藝文志 新唐書藝文志 薛瑩洞庭詩集一卷 宋尤袤 遂初堂書目作薛瑩洞庭集

唐賢君山詩一冊 唐賢岳陽樓詩一冊 以上見葉文莊 蔡竹堂書目 廖伯

憲岳陽唱和三卷 君山寺畱題詩集一卷 集者不知名 翁忱岳陽

別集二卷 以上見宋史藝文志 陳士元岳紀六卷 見國史經籍志 洞庭譜一卷 通志

略不著撰人見崇文總目 紹興岳陽志二卷 宋史藝文志亦見亦見焦茲國史經籍志

岳陽紀勝三卷 岳陽樓古集三卷 抄 洞庭君山詩集二卷

岳陽樓詩集二卷 以上見錢曾述古堂書目 焦簡齋岳陽

紀詠 見尤袤遂初堂書目 陳公舉編岳陽樓詩 王延編岳陽

巴陵縣志卷之四十六 藝文志上

樓集 見絳雲樓書目 張聲道岳陽志乙三卷 馬子嚴岳陽志甲二卷

以上見直齋書錄解題 王象之輿勝宗諒岳陽樓詩集 見輿地紀勝所引岳陽志不知即馬志否

旦夕為湖山主 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一卷 四庫全書提要致

符中登進士第是編乃其以宣德郎謫監酒稅所作不分門目

隨類載記書雖一卷而於郡縣沿革山川改易古蹟存亡考證

特詳如樂史太平寰宇記謂大江流入洞庭致明則謂洞庭會

江江不入洞庭惟荆江夏秋暴漲乃逆泛而入三五日即還名

曰翻流水圖經以鄭王廟為鄭德璘致明則謂為隋末鄭文秀

與董景珍同立蕭銑者故其北又有董王廟沈亞之湘中怨記

岳陽樓聞汜人之歌致明則核以地形謂舟中之歌樓上不聞

杜佑通典謂巴邱湖中有曹洲即曹公為吳所敗燒船處在今

縣南四十里致明則謂今縣西但有曹公渡考之地理與周瑜

曹操相遇處絕不相干漢陽圖經謂赤壁即烏林致明則謂曹

操已至巴邱則孫劉宜拒之於巴陵江夏間所謂烏林即烏黎

口不當在漢陽界世傳華容為章華臺致明則謂舊臺在景陵

界華容隋縣乃取古容城名之酈道元水經注謂澧水會沅然

後入湖致明則謂澧沅雖相通而各自入湖澧所入處名澧口

沅所入處名鼎江口皆確有引據異他地志之附會其他軼
逸事亦頗資採擇敘述尤為雅潔在宋人風土書中可謂佳本
矣徐學謨重刻岳陽風土記序昔之與鄰必令厭苦而思他
善地其尤甚者則程颺之與羣魑魅之與鄰必令厭苦而思他
徙而世有拓落之士達觀宇宙之表施施漫漫不以僂人屑意
雖窮荒絕徼不憚搜剔翦刈之勞務以發露造化之秘以娛其
耳目若柳子厚黃溪銘諸記鋪序山水奇勝以爲之觀也假
有所不及至於樂而忘其故土及其所以奇勝而神而釋慮也
皆稱湮滅不可考覩乃知其故土及其所以奇勝而神而釋慮也
令子厚處善地其文或不當其地然則古今去國之臣益有
當意則又無俟於文以自娛其地當則古今去國之臣益有
幸焉岳州自楚通中國之後其地當則古今去國之臣益有
下余嘗登岳陽樓以南望衡湘北窺夢渚西窮巴峽東瞰鄂黃
所謂上下天光一碧萬頃造化自然之祕不待搜剔而自
得於湖山千里之外雖善記者在大都州坻勤生而齋出閭閻之
有故宋范晦叔氏之記具在都州坻勤生而齋出閭閻之
不仰給四方得日厭鮮魚而餒杭秫縉紳家無華屋文繡之侈
爲奇技淫巧者不輕闖其境今之稱善地疑無踰此即敘遷者
以直道不容於朝出監酒稅秩至眇耳然猶倦倦於風土之記
巴陵縣志卷之四十六藝文志上

巴陵縣志卷之四十六

藝文志上

則公之所自慰藉於岳陽者何如也同年許君曩由水部陟觀
察大夫嘗以其權專制一道與方伯連帥等尊榮矣竟遭讒黜
迴旋一倅同時去國者多駸駸進復顯列而君獨二年不調然
每見君略無厭苦無聊狀豈是邦風土故能縻繫遷客而君之
所以凝神而釋慮者抑自有在耶君爲人拓落而尤善爲子厚
之文然不肯輕吐一語以別自爲記惟取范本刊正以傳又知
君不欲與山水爭范致明巴陵古今記此書失傳以上見湖湘
奇勝乃屬余序之

靈怪錄曹衍湖湘神仙顯異一卷文以上見崇巴陵志一見通鑑

十四卷岳陽樓圖詩茶陵李文正東陽書後江漢開多層樓傑

胡注黃鶴漢陽川樹可俯而數也滄海吾不得而見之天下之

昌觀於此焉盡自唐以後數百年茲樓之興廢屢矣予過岳時

大觀於此焉盡自唐以後數百年茲樓之興廢屢矣予過岳時

吳都憲輿壁吳太守行駢實修之爲簷三疊棟宇新構而階級
不具未可登眺洞庭之波濤浸乾坤浴日月含括萬象者第得
之舟中願望之餘不能無憾比北歸聞樓成而雷火碎其上太
守懼稍損其高而重覆之今存者僅二疊然其雄偉固在也每
觀世所傳圖書而不得再至其地未嘗不悵然感之河闕太守
謝君道顯得此圖寓至京師學士大夫名能詩者多賦其上予

欲效之而情興荒落才力弗稱孫宜洞庭集五十三卷見焦茲

竟不能就也姑述其所見如此孫宜洞庭集五十三卷國史經

籍梅濱岳陽紀勝彙編四庫全書提要當塗人隆慶辛未

志詩其本久佚嘉靖中有取岳陽題詠與洞庭分爲二集者燕

雜無次濱因合洞庭君山岳陽諸作都爲一編共十五部又雜

著一不部外紀之類黃元忠岳郡圖說一卷元忠字整菴鄧縣

亦允碎不足採錄也岳州府通判是編具述岳州郡

人萬歷中由國子監學正出爲岳州府通判是編具述岳州郡

城及所屬一州七縣三衛形勝然題曰圖說而止有說無圖疑

佚其胥文相洞庭君山集三卷後歷代題詠湖山及岳陽樓者

半也劉璣岳州府志十卷見明史隆慶六年岳州府志十八卷

一編爲劉璣岳州府志十卷見明史隆慶六年岳州府志十八卷

見海虞陳揆洞庭湖志萬正巴陵康熙乙丑志知巴陵縣事三

稽瑞樓書目洞庭湖志萬正巴陵康熙乙丑志知巴陵縣事三

與史相表裏者也太史公著八書班氏廣之爲十二志史與志

之所由分也古諸侯之國大者不過百里皆有史以紀事凡山

川民物風俗教化皆載之於史以備天子之采詢如十五國之

風可概見也今郡縣有志猶侯國之有史其間疆里庸調山川

巴陵縣志卷之四十六藝文志上三

土物民俗之奢儉人文之盛衰凡居民上者披圖而覽焉若奕

有成局畫有成竹可不勞而就理志之關於有土者重矣然志

之成也宜可一成賦稅不無荒墾之殊人物不無遞起之異忠

哉蓋時代變遷即賦稅不無荒墾之殊人物不無遞起之異忠

孝貞廉隨時而出者有人官署學宮修建遷移者不一儻執古

以泥今未免刻舟之誚也編纂雖勞又惡可已乎予自己未夏

承乏茲土值王師進捷軍需糶糧釘頭竹木之類有非志典

困於虺隤驛疲於奔命凡芻蕘糶糧釘頭竹木之類有非志典

所載者未嘗不權宜綜理上無負鄂州督憲大司馬潭州巡憲

論也自癸亥甲子以來海宇清晏鄂州督憲大司馬潭州巡憲

大中丞保釐屏翰以紓南顧之憂藩臬守巡各憲簡吏恤民用

布旬宣之化郡憲李公廉明仁恕殫心撫字是以憲簡吏恤民用

敢或戮旋奉督憲檄修縣志承命之即日撻尋舊志購求遺書

兵燹後書缺有聞得舊志一帙於灰燼之餘以爲藍本爰掃開

軒而集高士期與校讐門人中舊事疊不倦若燭照數計明

載素以舉子業相質詢及邑乘舊事疊不倦若燭照數計明

確可據乃與訂之曰志以紀信故史如志其所無其失

也罔志其所疑其失也誣惟直筆無欺或先事以立例或後事

以伸斷或錯綜以見義不虛美不諱過不遺事於詞中不溢詞

於事外且予之泄土者有年山川草木皆登臨之所及農桑井

里皆履畝之所周耳濡目染各得其詳其於志山水則欲窮高而極遠志人物則欲闡幽而發微志賦式則欲中正而畫一志營建則欲引繩而切脈志市肆則欲貨別而隧分諸如此類大抵皆不離乎實者近是子日唯唯於各摭所見猶且訪之故老考之遺書缺者補之略者詳之華浮於實者裁而正之閒有新例不敢踵事以增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閱月餘而志成昔范蔚宗以其書比方班氏為其樸而贍也若謂舉芳屈宋摘藻倚相則非志之意蓋深遠矣敢不殫心竭慮體上憲憂國愛民其制治保邦之意蓋深遠矣敢不殫心竭慮體上憲憂國愛民風宜之制以仰副朝廷之保障也歟至於土瘠民貧頽尾之魚

巴陵縣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志上

四

自涖任後迄今已歷十載前此勞勞於簿書錢穀罔有暇晷邇來政務稍已就緒因於退食時偶檢邑志見亥豕莫辨編次多淆如序城池於郵政後而創建倒置列學校於祀典中而文教弗崇况自甲子以來三十餘年閒賦役戶口屢次均丈編審版籍已大殊於昔秩官科目歷年未經添註記載更有俟於今不急為補輯其闕漏必多過此以往稽考無從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可勝於邑哉爰與諸紳士商確僉為楚南名宿且畱意時務備極苦心余因敦請探訪軼事摻尋實蹤重加較讐積成卷帙俾事無遺美詳而有要書鮮闕文約而能該至於釐定次第改訂訛舛較前作者事半而功實倍之余特捐俸為梨棗之費閱月告竣而邑志始備夫前事者後事之徵也後之君子涖茲土覃敷政教潤色鴻業其才當必有十倍於余者或覽邑志而流連亦可借往昔以昭來許云爾如謂踵事增華徒披拾以新一時耳目也則吾豈敢邑人黃秀序國有史邑有志原以信今而傳後也古者小司徒掌邦國之史記言記動外史掌四方之史採山川民物風俗貞淫政治得失以獻於王典至重也事各有攸司矣况其時設專官以世厥職如漢司馬談遷父子皆秉筆成書故史記為諸史冠歷代稱信史焉然文恪公猶謂班固沒而後世不復有史非無史也以事

不核其實恆難取信於奕禩國史且然又奚論乎一邑自嬴氏
郡縣天下而後四方各具紀載此杜氏通典馬氏通考所由作
也夫郡邑有志幾於汗牛充棟而或貯非其地易於蠹朽掌非
其人易至散逸且歷數十百年始一纂修則以損益殊制而稽考
滋多者有之或志之難信以傳也較史為尤甚東陵附郭岳陽
靡從者有之是志之難信以傳也較史為尤甚東陵附郭岳陽
左枕巴邱右踞洞庭岳水陸要區也前此兵燹屢經事之廢
號名勝而實則南北交衢水陸要區也前此兵燹屢經事之廢
興不一故志之詳略亦異粵自甲子元以來世臻平治運際
昌隆一聖天子久道化成賢公卿寓人敷政躋海宇於仁壽
之域已閱一世有餘矣在朝賢公卿寓人敷政躋海宇於仁壽
減荒之則田日以闢生齒日以繁廢墜日以舉而且庠序日
在設爵秩日以遷人文日以盛不特書亦非所以舉而且庠序日
也邑侯王公洩茲土已十稔每於政暇披覽邑乘見歲時三
紀制皆闕如應將來文獻之無徵慙然為重修計而余亦深慨
其殘缺失次也久矣有志竊未逮迺公不以余不敏造余廬屬
余增訂因不揣固陋咨時政訪故老或得諸傳聞或出自睹星
爰取舊志補其殘缺序其失次撰小序十餘首其端故志星
野則察占候祥異而天文躔如指掌矣志疆域則載山川城池
巴陵縣志卷之四十六藝文志上

暨風俗土宜而輿地較若列眉矣志建置則自廨署倉庾及隄
防水利戰守而歷來沿革皆可燭照而數計矣且食貨志則賦
役均戶口詳焉學校志則尊崇著教化洽焉秩祀志則鬼神敬
典禮明焉至於秩官存年表紀治績也選舉列姓字重科目也
人物附寓不能語洩而為文章而經國大業不刊於後美彰莫
茲發其精華也哉善夫昌黎有言曰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
之盛且傳矣以文章飾吏治兩公有焉公增刊於後美彰莫為
矣盛且傳矣以文章飾吏治兩公有焉公增刊於後美彰莫為
國史成一統全志即以前所見所聞之辭徵信於今雷遺於後則
邑乘所載亦可備輶軒者之采風問俗而與金匱石室巴陵嘉
慶癸亥志書求序於余余為之購然也余之始至巴陵也欲
修三眼橋集闔邑紳士謀之紳士復於余曰橋之始至巴陵也欲
時集功將不繼曷修志乎余謂橋之用費廣而修之易志之用
費減於橋而不成書則甚難率然而修志亦知其所以難乎考
常患其遺探今常患其濫邑鮮藏書將何所資其考乎舊志
之佚久矣三十年為一世百二十年為四世文無徵獻亦無徵
將何所資以採今乎吾聞先哲之言曰君子之文無徵獻亦無徵

其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又曰君子立言
不為一時事固言在一時而後行其言收其效於數十年之
後者此皆余夙昔之所服膺而心嚮往之者也況乎志為紀事
之書民生之利病繫焉似又不徒矜其博與嚴而已也余齒髮
衰遲心血耗散烏能從事於斯哉紳士固請不已余重遠其意
乃集邑士之能文者設局以處之俾分門纂輯邑人徐湘浦者
嘗於乾隆癸卯歲奉泰和姚夫子之命從學於余邇年湘浦養
親不仕老屋數椽近在岳陽樓下俾董其成余以壬戌九月朔
至巴陵明年正月創始修志比六月余瓜代行矣又明年夏始
成書吾里胡赤城先生纂海鹽縣圖經四十卷積一生之力以
成之而後無毫髮之憾又嘗見杭太史董浦先生修海寧州志
五年而成同時老輩尚有舉其挂漏致書謂之者今巴陵縣志
何其成之速耶蓋有迫以不得不速者書謂之者今巴陵縣志
費又將焉繼湘浦與同事諸子有苦心焉當余去巴陵之日甚
慮書之不克成而竟克成殊可
喜也顧余之慙終無可釋矣
序予尹巴陵之四年吳南屏廣文所為邑志既成在事者請余
言為弁首巴陵予所事不得辭因進而告之曰君等知志之難
乎史之是非人也其人與其子孫非必親見事繫朝廷懷嫌
意忌者抑不得逞焉若以一人而志一邑平時里居相聞見徵

巴陵縣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志上 六

遂往來一日握三寸管進退儕輩且及其祖若父其欲借重吾
一則此豈而架黠有氣力者目睽睽其旁廉跖而盜夷黑白而
聽則此豈而架黠有氣力者目睽睽其旁廉跖而盜夷黑白而
雄雌其徒黨相助倡和犄角必使吾不安於事雖強為之非如
水之激石即懲弦而用韋朝刊暮削倏妍乍媿故其書久而難
成者亦不可為信以余所見往往類是此風俗人心之見端可
悲其間又多獨在志也巴陵舊志之修距今將七十年而費集不
興其議塞縣之達官鉅族拱手噤聲以俟竣事而廣文則既死
辨而無纖毫抵牾見於顏面詞色者此何故而能然哉如徒以
矣卒非耶余又泯各私其親之意持大道為公之懷以聽一人
其文也夫孰肯泯各私其親之意持大道為公之懷以聽一人
鄉先生必能本躬行爲化導其人士必能奉典型為師保州居
萃處必無挾意氣相陵轢者廣薰陶也篤愛敬也崇禮讓也息
獄訟也而吏可卧然而理矣豈非是邑與洩是邑者在志已詳哉
其然而戒其或不然而於吳敏樹序戊辰之冬敏樹自東遊歸而
之余不更論云邑人吳敏樹序戊辰之冬敏樹自東遊歸而
病時湖南兵事後興舉百務既衰錄軍戰死義事為書遂續修
通志大府徵預其事辭不赴先是省檄下州縣令各增輯其故
乘以上皆以疲乏憚興事無以應至是檄催累下吾巴陵署縣

粵西嚴侯又以其事見屬亦以病辭而舉邑士杜君貴墀已巳八月始為局於郡學宮前之文星樓杜君以他事去吾從弟夢松與黃君海儀胡君應筠實主其草敏樹病稍差亦時往與商榷速庚午之臘草具局撤私攜歸加整比且俟資集今王申始得以其書付刊板始末如是竊觀昔之語方志者或以簡少為高或以事詳為備是皆不易而吾縣地衝要又山水名最天下其書當為世考攬所必及甚懼其荒謬詭譏笑前志陳激浦邑侯序中言為志之難蓋多慮之矣今亦無能避之其條例微有更易考論時有所補皆不足道聊以備省局彙采之一編爾

藝文志補

庚寅岳州府志嚴首昇代序左氏外傳鬢髯十五國風意所至

事及天道鬼神不及山水產人政以不書司馬氏列國世家記人
是乃有各國圖經有神州輿地志天下之大則楚實開始也顧
異時所盛稱者清商舊譜若石城鳥栖估客莫愁銅鞮諸曲概
在鄢郢一帶為西楚而近於靡洞庭以南楚近柔則衡陽也洞

巴陵縣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志上

七

庭以中楚近競則武昌也天岳視西為東視北為南視南為北
弔湘思古人焉庶幾楚風之和者歟夫楚之有靈均也猶吳延
陵齊敬仲鄭公孫成子非是弗國也而蘭芷汨羅託興盡挂湘
中其大司命為衡嶽少司命即玄石則岳實楚樞爾水經所注
荆州之域大若江漢細若沅若湘若澧若雲若夢若沱若羅若
昌咸岳有也秦置黔郡漢城巴丘孫劉分荆今郡大如江東為
吳以西為蜀則一郡兼備兩國之風唐稱南州之郡莫如澧宋
稱三楚之要匯於湘所從來尚矣憶予二十年前宦遊鼎州渚宮
杜岳左右以不獲放舟洞庭憇君山登岳陽為恨烽燹頻年山
水殊姿已丑冬承乏茲郡爰是久託岳陽再度君山過湘中望
羅昌往來洞庭經章臺孱陵之野披榛通道集澧陽澤中之雁
繕城疏池而居之澧以上天門慈姑西極尚微職應經管終踰
絕險柳州再生王陽九折皆有轍迹存焉每至則弔古詢遺觀
風採俗時時紀錄思成一書不能得其要領無何得岳州舊志
於某諸生手實獲我心喜可知也展卷則蒙茸漫滅微有字形
又繁略或失其宜且嘉隆以後無傳焉爰檄取各邑殘編延集
好學深思之儒增損成帙其義例悉稟康太史武功志而胡氏
滌志安氏嘉志時相出入大約編年彷彿水記人功志而胡氏
彷彿袁樞觀天分地彷彿班固經國則兵農並舉宜民則庸學悉

命之榮於物必有所濟十室之邑忠信自有其人一彷彿古史
若志若表若傳分彙輯要或簡或詳不敢或誤也若乃大亂之
搜不遺抑亦意所至則言及者歟是役也始自庚寅重九告成
於辛卯端午華容巖子首昇從事居多禮陽張子真江陵王子
文南各出所獲蔚然備美而子以公餘取義定體折衷其間予
與諸子克咸厥勞後日者或得與風土者舊岳陽樓詩集滕宗
並列楚書君子歌三洲思古人則是書徵云岳陽樓詩集滕宗
諫岳陽樓詩集序東南之國富山水惟洞庭於江湖名最大環
占五湖均視入百里據湖面勢惟巴陵最勝瀕岸鼠物日有萬
態雖漁樵雲鳥棲隱出沒同光影中惟岳陽樓最絕古今才
人鍾公登臨寄傲流嘆聲藻散在編簡或傳誦於人口者纔不
遇一二惟唐相張燕公支字最著詢之耆舊則曰樓得名始命
於公矣即指導往迹參傳其說皆畧而不書頃羅三國茲實戰
衡鎮守者間有賢傑非向智力則任權術處清境殆距爐炭豈
暇優游坐嘯據發清蘊也或六朝通三百三十七年惟顏延年
陰子鏗見於章句餘皆寂寥無聞李唐恢宇享祚甚宏遠岳去
長安尤僻在當時名賢輩出能至此者率自遷謫而來故所屬
篇類多離騷嘆惋之意然於徘徊幽覺未嘗出盈厭之語殊俗
移人果如是乎天寶中蘇源明刺東明因石溜彷彿遐致號小
巴陵縣志卷之四十六藝文志上

巴陵縣志卷之四十六

洞庭芳晨良夜以為留客宴喜之地每冠蓋盛集酒行思繹蘇
必雅吟自放四顧賡唱雕詞麗句傳誦不泯粵自元和五年合
孤楚節制汶上相去方入十載咨致故處己茫然無得矣既嘆
而憤乃引金石以永好事之意切尋古人之曠懷高韻緬慕天
未寫千里於一局之水使彼時風月獨異於他郡所樂也猶如
此後賢惜其遺音逸事致我重顯之蓋於賞情愛景一旦眾作與
負也况僕忝幸於今旦暮為湖山主事弗慮乎一旦眾作與
棟同淪委則後之議我者以為何如亦恐將風月仇人不淺矣
遂用崇新基址編索牆堦間及本朝諸公歌詩古賦紀以時代
次以歲月不以官爵貴賤為升降俾鑿石置於南北二壁中庶
幾他日有闕韶忘味君子知僕之志也然歷世寢遠必多遺難
備直以所存者筆之如其刪繁擷英請侯來者焉明上海潘
恩重刻岳陽樓詩集序歲壬寅抄秋余絲蜀東下道巴陵登岳
陽城樓覽洞庭之勝也時百川灌注巨浸浮空是日清風南來
水波不興返照烟零輝映羣雉白雲拂檻君山若槎四顧微茫
邈乎有遐古之思會余同年友陸明府簣齋在坐出舊集示余
且謂余曰斯刻已漫漶不可讀余將偕為鏗次上遡晉唐迄我
明正德為斷刻傳焉嘉靖來諸作俟後君子裁定若之何余然
陸子言陸子迺屬余序惟楚九江七澤稱雄天下舊矣形勝襲
璋滌滌泓演奇蹤秘蹟莫可勝原固圖牒所侈言藝文者所綜

思也。在昔騷人，貞士流寓，羈縻樓往，往往挾搜，羅攄奇情，形闡揚。靈秀言人，人殊以故，文辭爛然，可觀記矣。然商舉大器，不出憂。樂二端，處順者樂，居逆者憂。樂者其志愉，憂者其志鬱。樂者其辭平，憂者其辭險。平易淫，故多失貞；險易傷，故多乘則。蓋情絲，辭不移，言以情異，失得之致，可攬而窺。善乎宋范公文正之言曰：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又曰：先天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以天下則不己悲，樂以天下則不物喜。不己悲，物喜則無淫；傷故其文可傳，持文正之言，差等作者，其辭之協，於是者其正。可知也。其辭之詭，於是者其否，可知也。其辭之難，古今參隔，取棄殊塗，詎易。斯軌乎陸子夙抱希文之心，長通溫厚之教，其賞識必精，評選必當。以是刻而傳焉，雖與湖山同承可也。余良短於文，顧私心。豔慕其成，且願附名斯籍，遂論序歸之。奉化汪凱岳陽樓詩。後序：湖南修山水，其勝槩獨擅東陵左洞庭，而右彭蠡，掖潭衡。而控荆雍，周迴八百里，湖之西南，跨城闔，上有樓曰岳陽。肇自漢晉，重修於宋，守滕子京層構，峩峩亢爽，寥廓四亭，陰晴之景，千態萬狀，不可殫形。其下則通衢廣陌，陂澤民居，遠邇參錯。漁樵商旅之往來，鷗鷺魚龍之出沒，若登臨寄傲，則燁光霞彩，絢映左右，心舒情豁，表表乎如出於清霄之上，飄飄然如立於

巴陵縣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志上

九

蓬島之中，若縱目而望之，則一瞬千里，羣巒蜿蜒，波濤浩渺，水雲一色，疑鴻濛之未判也。世傳呂仙嘗棲迹於此，有詩三醉岳陽，人不識之，句時人塑像於樓祀之。前代諸名儒若李杜韓顏輩，咸流聲藻，以據發斯樓。正公為子京記，珠輝璧燦，末以人臣墨存無一二，惟宋相范文正公為子京記，珠輝璧燦，末以人臣為天下之先，憂後樂者繫之。其忠君保民之意，藹然溢於言外。而斯樓之名，益增重於世矣。逮今聖朝率書一統，文臣武將舉得其人，邇者明威將軍劉侯彥直，由薊北來鎮是邦，目斯樓之且頹，迺率僚屬捐金度材，重加修葺。於是規模煥然，一新仍創。范公之文，暨今劉秋白子欽之記，於堅珉是年冬，予督漕運過是工，人將撤舊壁而新以黠，聖予目壁間咸當代往來諸鉅公才士題詠，卽時寫物長篇，短什鏗鉤，音響誠足以發前人之所未發，竊恐湮沒尋闕，教授李應祖錄之，郡子篇冠以善復取郡志所載前代諸公之作，摘其尤者，合今詩若干篇，冠以子京之序。將錢梓傳示以見斯樓勝絕古今，且徵予言引之於後，予惟湖藩以岳陽為勝，郡凡境有山川秀拔者，皆得名於郡，乘以其奇蹟，偉觀足以表識乎其間。而洞庭一湖，岳陽一樓，又非他處可擬也。然山水因人而表異，人由山水而豁志，如蘭亭以右軍之記而顯，盤谷綠昌黎之文而著，是也。不然則山自山水，自水自水，閣白樓閣，又奚足以膾炙人口，而與造化同流行於不磨哉。因

晉以質羣玉之左安福劉戩類編岳陽樓詩集序岳陽樓誌

溯山之會名勝重天下騷人墨客過而覽者日多則留題其上蓋自

東晉以迄於今千有餘年過而覽者日益多則留題其上蓋自

亦富其編集以傳好事者實自宋滕子京守岳始後之繼滕者

外郎弋陽李君文明來守是郡彰善瘴惡聚民之欲而去其厲

既五載郡無遺事乃謀及於此以為古今詩各有一體必以類相

從然後取觀覽且古詩三百篇國風雅頌亦各以類相

後世不加去其舊編增其所未錄而類次之各類乃以時世為先

君元勳將梓行適考績來京師以首敘屬予惟山川名勝吳王

道鬱林賓邕循左右兩江下尋藤以達南海其間山川秀麗奇

怪萬狀皆中州所無而賢士君子足跡未及遂泯沒無聞蓋問

其土人已知其名而重詞章實騰揚而光大之非功業則詞章

功業所以為名勝增重而詞章實騰揚而光大之非功業則詞章

川之恃以為名勝增重而詞章實騰揚而光大之非功業則詞章

以祐之功業聞天下唐柳宗元謫柳永一邱一壑一水一石皆

經品題使柳永之耶壑水石非宗元謫柳永一邱一壑一水一石皆

稱者宜亦多矣岳陽固號名勝然晉宋以前載籍可稽固未嘗

巴陵縣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志上

十

昭昭然於天下如後世也自有陶侃柳公綽諸先輩之功業而

加之以李杜范歐數君子之詞章始傳播人口如皆至而目擊

揚而光大之則宗元所謂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樓不待飾

而加煥然者其有補於名勝豈小哉且是編者宜於此求焉是

以見李君之才優而政舉也才優則多逸暇政舉則有餘功不

然則區區簿書間日亦不足矣觀是編者宜於此求焉是

為序嘉定州徐文華岳陽樓詩集序岳陽樓觀自昔雄於三

楚以洞庭水入九百里浩淼無際斯樓因山為臺高結層構

俯而臨之既已全據其勝而君山蒼翠如螺髻擁出湖中去樓

纔二里許面以立焉又一勝也豈徒雄於三楚雖天下莫之

與京今上龍與之二年果州韓侯士英以少司徒出守岳郡敬

事審令節材愛人有古循吏風概棟楹撓折就敝且承分守大

參今巡撫四川鄭公命乃鳩材庀工徹而新之民不告勞而宏

麗壯觀昔有加又斯樓詩集郡齋舊有板刻殘缺漫漶殆不

可摹且拮拾闕畧即滕子京所謂韓柳劉白二張二杜呂公丁

公夏公之作悉見遺逸而陳簡齋僑居郡圃篇什尤富一不登

載韓侯乃旁搜諸集各以體裁策次成帙近詩則汰其重複附

以新作梓將工諸集各以體裁策次成帙近詩則汰其重複附

與中貴李公錦衣王公佐次於岳韓侯置酒樓頭速余三人往

登焉酒酣賦詩得五言律四首又次東塘毛子七言律二首盡
興而歸居數日乃憲副使君秉節至自荆南約予為君山之游
舟半渡風逆而返返則復登斯樓又為七言律一首絕句四首
以紀焉既赴邵陽竣事以還則鄙作業已加災於木方續紹是
愧而韓侯復致書屬予以序且期余言與范公之記并傳為湖
山智重益覺厚顏夫范公三代以上人物早年即記天下為已
任而先憂後樂實於是記發之則所以為斯樓重者非獨以其
文也若余之無似賴斯樓之登眺與斯集之重梓獲載名氏於
諸作者之後榮耀多矣故不備而序之岳守陸邨岳陽樓詩
集後序岳陽樓之勝以洞庭也自子美之題希文之記而樓之
名益以顯今天下之人皆知有岳陽樓岳陽樓之勝非必以洞
庭也噫許身稷禹與先憂後樂之懷則又非徒然者矣故樓觀
一也引視者尚其境以著勝者尚其文以係教者尚其人三
者有也一足尚焉况於其備乎故燕公之風流滕守之政業讓客
之仙幻則又足以見斯樓之本末而相與發揮羽翼焉大抵其
猶有掩也故黃鶴稱雄於夏口滕王擅美於洪都仲宣據思於
江陵太白放情於濟水昌黎垂藻於宜春使與岳陽比量未必
無讓何者文以情遷境難兼備也又况并幹麗譙徒為輪奐之
侈齊雲落星祇聞歌舞之藏其不可以同年而語矣然則岳陽
樓雖欲其無勝得乎乃又可使不傳乎詩自滕公哀次今其集

巴陵縣志卷之四十六 藝文志上 七

不存郡有集刻多近時人作雅俗混陳然復漫漶不可讀時巴
陵石泉胥先生謝柳州政家居開山所編一以時代先後為次
雖未盡睹滕公之舊去取視前不啻已精予因重校刻洞庭君
之屬敘於同年笠江潘子後贅數語末簡紀歲月云 洞庭君
山詩集嘉定州彭汝寶刻洞庭君山詩集序洞庭之什九歌以
為天鏡集而歐陽玄氏亦既敘其簡端名賢代作肆以有聞今
集刻亦漫漶不傳失今弗集放逸益可惜也鄭侯韓廷延氏以
民部郎適來司牧雖郡當孔道而侯度整暇再閱歲弛張廢興
人鬼往迹多賴以顯先是侯既刪次岳陽樓集為二卷且謂岳
陽之勝以湖山莫與京也是集顧容後乎乃哀次經傳所志輿
地分野入代沿革因以寓監而昭靈不直為登眺顯詠之賦而
已侯之用心殆亦邃矣夫洞庭為長江巨浸而君山則洞庭孤
絕處也雖三苗據以為險而舜實以是昭文告蛟蜃雜以為窟
而禹以是降我凶德民到於今受其賜秦皇幾以不渡揚公祇
以目翦且聞是山不受穢惡故蛇虎不生不佐凶邪每好失
據吁亦神靈矣哉然每春冬則慈善瀾望夏秋則浩渺兼天好
事者靡不欲一登眺恆以風雨相左往往登樓寄傲而已不若
他名岳陽戒舟而中止者累矣嘉靖戊子春余以罪廢還蜀乃
三度岳陽可刻期盡興也獲一登者不啻三島十洲之快也余凡

得盡日往還適是集之成且辱余為敘顧不敢以為有侍而實
一快也侯之聲實方用籍籍廟堂先憂非我草澤者所與而見
集與岳陽樓觀爭久則斯文與爭永焉是又一大快也邑人
齊焯重刻洞庭君山詩集跋洞庭君山之有集肇自前元如圭
齋翁所云者經亂弗存嘉靖間先大夫石泉翁家居乃取古今
題咏湖山并岳陽樓詩文集蘇次成卷郡侯韓公陸公相繼梓行
歲久字漫不可展誦今憲臬蘇公授予重校用裨闕逸付匠氏
新焉竊惟湖山勝美擅名天下聞者莫不欣慕亦以人文為之
重耳若永之山水以柳記黃之赤壁以蘇賦茲地有唐宋諸賢
之傑作我朝羣公之巨什隋珠荆玉輝映後先何可以不傳矧
夫九水神高所導君山聖如所居魯陶之成鎮岳孟之經畧風
蹟具存不獨文焉已也公以重望鎮岳振戎少暇畱意交事懷
綏之績當與湖山並傳矣予不佞敢因
公命謗贅數言以見茲刻之顛末云
康熙岳州府續志 邑人
編朝乾隆岳州府志三十卷 陽春謝仲玩監修卽丙寅府志 楊柱

巴陵縣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志上

七